

# 海棠有情 人本有灵

——从“海棠”看《红楼梦》中的女性观与生命观

上海市上海中学 郭秋媛

**摘要：**海棠是《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常见的植物意象，是大观园中众女儿的象征。文中的海棠分为红海棠与白海棠，这两种海棠分别侧重象征着园中女儿美艳热烈的青春和冰清玉洁之气韵。从与海棠有关物件我们可以读到作者以海棠喻“得天地精华灵秀”女儿的普遍性，而非以此区分女性贵贱，这正是曹公独特的女性观。此外，文中的以宝玉为代表的某些男性人物因出浊臭而不染亦成为作者赞颂的对象，可见作者最看重的实为“人”内在之精神灵性，亦与性别无关，这才是作者生命观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海棠；红楼梦；灵性；女性观；生命观

《红楼梦》中的植物极多，总计两百多种。第七十七回中，作者借宝玉之口有言：“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可见，我们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关注文中草木乃至一些普通物品的隐喻性、象征性，它们不仅关涉着相关人物的性情，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映衬着他们的命运，甚至还引领着小说的主题。本文就以海棠为例，来探究其与人物、情节乃至本书立意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

庚辰本前八十回中，“海棠”一共出现了32次<sup>①</sup>，涉及了小说中十八回的内容。其中，有的指海棠花、有的指女性、有的指诗社、有的指与海棠形制或颜色相关的物品，这些都是我们在探究海棠这一意象内蕴和作者思想时要关注的文本内容。通过这一梳理可以发现，文本中的海棠基本都是与某些女性人物以及贾宝玉一同出现的，这绝非一时的巧合，而是曹公有意为之的匠心。

## 一、春日红海棠与女儿的青春

怡红院庭院中的海棠为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这一红艳热烈的海棠花是女儿美好青春的象征。

第十七回中作者借贾政、宝玉之口对怡红院海棠有介绍云：“这叫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云彼国此种最盛，亦荒唐不经之说罢了。”宝玉对亦有解释云：“大约骚人咏士，以花之色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大近乎闺阁风度，所以以‘女儿’命名。”秦可卿卧房中的《海棠春睡图》，《明皇杂录》有云：“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是以海棠喻美艳女子的又一例证。以海棠未眠喻女儿未眠的在本文的其他诗作中也有几例：如，元春省亲时，宝玉《怡红快绿》诗：“红妆夜未眠。凭栏垂绛袖……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此未眠之“红妆”、凭栏之“绛袖”均以海棠喻为女儿。又如，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湘云在怡红院抽到一枝海棠花签，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只恐夜深花睡去”。也是以海棠喻未眠之女儿。苏轼诗云：“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几句应是曹公此处几首诗作所本，众清客欲以“崇光泛彩”命名怡红院亦本于此，但被宝玉指出有棠无蕉而弃用。除了未眠红妆，苏轼诗与宝玉诗中均出现了代

表春的意象——东风，再次表明了海棠的花期在春天。“春”是美好生命的象征，万物在此时焕发生机活力，女儿生命的活力也在这一季节得到尽情释放，因而，“春”也成为了十二钗中几位重要女性的名字。海棠亦有金玉满堂之说，其红艳富丽之时正是女儿青春年华之际，亦是贾府富贵之期。但是，海棠花期又极短，单花盛开仅一周左右，花期只在3到5月，因此更须秉烛夜赏，恐其睡去，这也像极了众女儿美好青春之短暂，也可呼应曹公对众春“原应叹息”的无奈感叹。

## 二、秋日白海棠与女儿的气韵

与春日绽放的红艳西府海棠不同，第三十七回出现的两盆白海棠虽无美艳的外表，却是众女儿内在冰清玉洁之精神气韵的象征。

此花为初秋时节贾芸为奉承宝玉而送，依贾芸的说法乃是“不可多得”的花木品种。又值探春结社，故有了海棠诗社和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韵的海棠组诗。诗歌本就是人们用以寄托心志的艺术形式，大观园中的众女儿便是借咏白海棠之诗，将各自之才华追求与志趣气韵一一表露。“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这是探春不屈不挠的高傲与志气；“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这是黛玉除尘绝艳的孤傲与灵性；“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这是宝钗持重自爱的气质与信念。“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这是作者借宝玉之口对众女儿之冰清玉洁的赞美与孤独幽怨的同情。如果说西府海棠象征的是女性美艳热烈的生命活力，退去华服的白海棠，被众女儿寄予了各自对生命的认识与思考，也包括对天然生命活力的克制、对礼法的遵循，女性的精神气质在吟咏的诗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此外，作者对诗歌所限之韵的设计亦颇具匠心。诗歌限门字韵，女儿的美好生命亦是受限在了这闺阁重门之中，她们的无限才情只能在大观园这一盆中得到部分展现，却无法纵情张扬。一切美好之生命最终必然走向生命的黄昏，魂归天际，唯有这些诗作才是她们活过、张扬过的生命痕迹。第五十一回中，曹公又借宝玉之口直接点明白海棠与女儿的关系：“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棠……”，可见，作者在白海棠这一“不可多得”的花木身上寄托了多少对这些具有精神追求的美好生命的赞叹和哀怜。

## 三、海棠荣枯与女儿的命运

曹公以海棠象征女儿，更是将海棠这一草木的荣枯与女儿的命运关联了起来。

如前两部分所论，海棠盛开之时，亦是园中女儿纵情展现生命之美好与活力的时期。然而，当海棠有了枯败之象，也是园中女儿命运走向悲剧之始。第七十七回中，司棋、晴雯、芳官、四儿在抄检大观园后一一遭逐，宝玉最怜晴雯，遂想到春天时见到怡红院阶下的那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便觉得这不祥之兆是果然应在晴雯身上。因论及草木与天下之物的有情有理，并举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等论证了草木与人的心性相通，于是就有了“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的论断。至第七十八回，晴雯亡逝，宝玉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其中“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老”又一次点明了海棠对女儿命运的预示。晴雯的命运固然是作者勾画的重点，其他女儿的命运虽未详及，但我们也一定能感受到大观园乃至贾府的败落之势。司棋、四儿之

逐，晴雯之死，宝钗之迁，迎春误嫁，芳官、藕官、蕊官遁入空门，一时间，大观园里众芳凋零，繁华不再。因而，这海棠之枯，实则也是大观园中所有美好女儿悲剧命运的预示。

#### 四、海棠物件与作者的女性观

有研究者认为海棠在花卉中地位尊贵，品味高级，因而是女性人物尊贵身份的象征。如，大观园正是为身份高贵的元春而建，唯宝玉院中有海棠以及秦可卿房中乃挂《海棠春睡图》等。<sup>②</sup>笔者认为作者本意并非如此，海棠应该是所有得天地精华灵秀之女儿的象征，如上文晴雯、司棋、四儿之伦均属之类，并不意在区分身份尊卑。这是曹公独特的女性观的体现。

通过以上表格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多次提到了一些与海棠样式或颜色相关的物件，并且这些物件都关涉到一些具体的人物，与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第五、十一回中的《海棠春睡图》，关涉的女性是秦可卿，海棠本喻杨贵妃，这里亦喻指秦氏。“秦”乃“情”之谐音，可卿即人之情欲的化身，也是宝玉情欲的启蒙者。这情欲，实乃天地所赐。第二回中贾雨村正邪两赋论中有言：“使男女偶秉此(清明灵秀)气而生者……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秦可卿与贾宝玉，均属情痴情种，在作者看来，这正是受天地灵秀的结果。

第三十八回金秋蟹宴上，林黛玉因吃了一点子螃蟹想吃一点黄酒，于是便在座间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宝玉随后便令人烫烧酒与她。己本双行批曰：“妙杯！非写杯，正写黛玉。‘拣’字有神理，盖黛玉不善饮，此任兴也。”<sup>③</sup>一个小小的杯子中实则隐含了海棠、冻石、蕉叶三种自然之物，海棠喻女儿，冻石或喻通灵石、蕉叶或喻倚石护花之宝玉。黛玉本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受天地精华，神瑛浇灌，草胎木质终得幻成人形。小小的海棠样杯，让黛玉有了可不从流俗礼制，少吃一点酒的任性任情。

第四十一回中，贾母带刘姥姥到栊翠庵品茶，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作者用海棠花式的茶盘暗写妙玉的审美追求，她对茶具的挑剔，正源于少女天性中对美的追求，虽自称为槛外之人，实则“云空未必空”，生命之真性真情亦通过一个小小的海棠式茶盘得以流露。

第二十五回，宝玉想望小红，“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宝玉的眼中，此时的小红与海棠花重叠为一，是作者创设的极为隐晦的比喻。小红本名红玉，红、玉两字也均与灵秀之气相关。第五十九回，作者写到“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可见海棠是怡红院中女儿日常生活中的朝夕相处之物，也并没有什么尊贵之处。第五十八回，芳官洗头时被欺负而与干娘争吵，文中描述到“只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丝绸撒花袴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作者在描述芳官这个身份低贱的小姑娘时，还是想到了海棠，要用海棠之颜色来描绘出少女的生命活力。芳官之芳字，也暗指其如花木之本性。以上女儿均为怡红院之丫头，在宝玉的守护下，如海棠般的女儿之灵性才得以舒展。

第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命人在缀锦阁榻上设几，这几案就有海棠式的，日常生活中，享用这海棠式雕几的自然也是园中的众女儿了。第五十三回中，尤氏负责准备给贾府小辈的压岁银子，这银子中就有海棠式的，后文虽未写及，

但以理推断，大观园中的这些女儿当然很可能会收到这样的海棠银子作为压岁钱。

从秦可卿、林黛玉等贾府有身份有地位之女儿，到栊翠庵带发修行的妙玉，再到芳官、小红、麝月等怡红院的服侍丫头，作者有意让女儿生活的时时处处都与海棠这一花木相联系，且并没有刻意用海棠来区分出女儿的尊卑贵贱。在作者眼中，她们都与海棠花一样，是天地赐予的精华灵秀之生命。

第六十四回中，宝玉扇子上题着他喜爱的白海棠的诗，“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可见，宝玉对海棠所象征的女儿的喜爱也是无处不在。“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是广为人知的宝玉两性观。第二十回，作者写宝玉心思“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甄宝玉作为贾宝玉的对照人物，在第二回中也说道：“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第四十八回，宝玉感叹学诗之香菱：“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第四十九回，宝玉因夸赞宝琴叹道：“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第五回中，宝玉梦入太虚幻境，众仙子见宝玉，怨谤警幻不该“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这一远离红尘的“幽微真境界”正是未被浊物“污染”的清净女儿之境。可见，在宝玉心中乃至作者心中，这海棠所象征的女儿实为“得天地精华灵秀”的天然理想人格，是去世俗化、去功利化的人之清净本性，因而绝不可用传统的等级观念将这样的女儿以尊卑区分，这也正是作者独特的女性观的体现。

## 五、作者的人性论与生命观

前文统计中提到，海棠除了伴随女儿出现，时时环绕在这些海棠花周围的就是男主角宝玉了。那包括宝玉在内的男性中是否也有人具有这样的理想人格呢？根据第二回中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可知，男性中亦有，宝玉便是其一。

正邪两赋论，实为作者的人性论与生命观，天地之精华灵秀并不择其性别。蒙本侧批云：“何非梦幻，何不通灵？作者托言，原当有自。受气清浊，本无男女之别。”<sup>④</sup>贾宝玉作为“通灵石”的拥有者（或认为是幻化者），正是具有感知与守护这钟灵毓秀之能力的唯一角色。

纵观宝玉之男性知己——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其人身上不仅蕴含着天地灵秀之气，且有着出浊臭而不染之特质。据董梅教授所论：“秦钟之名含‘钟灵毓秀’之‘钟’，柳湘莲、蒋玉菡之名含‘莲’字、‘菡’字，是莲花意象，喻‘出淤泥而不染’之；‘清净洁白’之意，以明男子亦有不染于世俗污浊之一类。再加与宝玉为‘同一流人物’的藕官，虽为女孩儿，但在小生行当，所以名字之以‘藕’，也属同一意象之内。所以，女儿性，不拘于女儿，亦可以存于具理想人格的男子之身。可见，女儿二字之意义，不在于性别，而在于理想。”<sup>⑤</sup>此说甚是。另秦钟之名，亦可谐音解为“情种”，同可卿、宝玉当属同一灵秀痴情之人。

再回到《红楼》第一回女娲补天、绛珠还泪这两则开篇神话，作者正是借此交代出天地赋予木石精华灵秀的缘起，以及终将归空的结局。青埂峰、通灵石、灵河岸……无不是这生命之灵性的象征符号。绛珠仙草之“绛”、赤瑕宫之“赤”，又象征着海棠般的女儿（林黛玉）和怡红院中的贾宝玉，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的

浇灌，不也正如宝玉对园中黛玉等灵秀女儿的精心呵护么？可见，这开篇神话实则为隐喻着全书主旨的象征符号体系。唯有通灵之使者，才懂得欣赏并竭力呵护着这些天地灵秀之人。然而，这灵气既不能自行持久永存，俗世的纷争烦扰又时时侵袭，宝玉对之的庇佑能力亦是极为有限，因而，终是走向了“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结局。无奈之中，作者从“怡红院”走入了“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感叹这“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之大梦。

## 结 语

综上所述，从海棠的象征意义来看这部鸿篇巨制，《红楼》实则是一部探讨生命之书。作者将草木与人置于同一空间和境遇之中，看到了其共同承袭的天地之精华灵秀，也看到了二者命运在横向和纵向的紧密联系，其本质源于我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思想。作者借海棠之运写出了女儿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命，既有着对女性生命之美好的热烈赞颂，也饱含着对其悲剧命运的哀叹与同情。当然，曹雪芹最终所期待的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女儿国，而是希望通过呼吁更多的男性群体出淤泥而不染，永葆生性之灵秀，也望其能如宝玉一样守护着这些海棠般的女儿，进而让“人”这一独具天地灵性之群体回归生命本性的美好愿望。

### 注释

- ①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3 版，文中原文直接引用均出于此。
- ②王莹雪《〈红楼梦〉中海棠的文化寓意与叙事功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64-72 页。
- ③④曹雪芹著、脂砚斋评、周汝昌校批《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译林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99 页，凡例第 2 页。
- ⑤董梅《般若十喻与蕉棠两植——试从〈红楼梦〉的隐性文本探讨其证空、证情之二元主旨》，《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六辑，第 17 页。

### 参考文献：

- [1]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 版.
- [2]曹雪芹著 脂砚斋评 周汝昌校批.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年版.
- [3]董梅.般若十喻与蕉棠两植——试从《红楼梦》的隐性文本探讨其证空、证情之二元主旨[J].红楼梦学刊,2019(6),1-28.
- [4]王莹雪.《红楼梦》中海棠的文化寓意与叙事功能[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3), 64-72.
- [5]杨真真.《红楼梦》中的海棠文化[J].安徽文学.2013(8),20-22.